

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

——从容闳与留美教育谈起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湖北武汉 430079)

[关键词] 容闳; 留美; 落叶归根; 落地生根

[摘要] 容闳是真正的爱国者, 有难以割舍的落叶归根情结, 但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致, 最终未能如愿; 不过, 他又未能落地生根, 这是由于他始终眷恋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从历史到现实的发展眼光来看, 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的争论现在似乎已失去其原有的意义, 但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通过反思仍能得到启发。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04)02-0004-07

1991年3月下旬, 我应邀参加旅美中国学者学生会之年会, 曾在会上作了题为“1900—1990中国留美学生”的主旨讲演。会上讨论相当热烈, 而焦点则是留学生归国与否问题, 应该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 当时, 我的意见是: 很难在两者之间强为轩轻, 应该视为相辅相成; 最重要的是如何成才与如何用才, 只要能利己利国利世界, 都应给以肯定。由于会议时间的限制, 当时我未能畅所欲言, 现在结合容闳与留美教育的关系, 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意见。

一、容闳的落叶归根情结

容闳(1828—1912)出身于贫苦农家, 因而未曾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他从7岁起即接受西式教育, 先是就读于英国伦敦会教会传教士创办的小学, 13岁又进入在此校基础上建立的玛礼逊学校。幼小的心灵特别容易接受学校教育的影响, 容闳既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又长期在充满基督教文明氛围的校园中学习, 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 对西方文化的汲纳与倾慕因此与日俱增。1845年玛礼逊学校曾举办一次学生成绩展览会, 其中有两篇高年级学生的英文作文颇耐人寻味, 一篇题为《知识就是力量》, 另一篇是《中国的不公正》。前者把知识看作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 “它是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亮光”, 这就

与当时主流学者所强调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大异其趣。后者则直指: “中国不能说有一个好的政府, 它与英、美或其他基督教国家相差很远。中国当权者有成千上万, 据说, 从最高级到最基层, 只有极少数人履行官职时诚实忠心, 想到人民的利益, 并公正地对待百姓。”^[1](P98-99)] 此文没有强调君臣纲纪, 而是强调人民利益, 民主意识已有所萌现。而容闳在该校也有一篇题为《意想之纽约游》的论文, 以童稚的文章表达了对西方世界的热切向往。

1847年4月12日, 容闳终于到达他向往已久的纽约, 稍作逗留便前往麻省进入孟松学校, 这是他在美国留学生涯的开端。在孟松接受两年大学前的预备教育之后, 容闳又幸运地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 前后有7年之久。这正是年轻的容闳最容易接受西方教育影响的岁月, 也是他的人生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后来他刚回祖国不久, 便发现自己已明显异化: “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 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 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 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似的, 那不就可怪了吗?”^[2](P65)] 但是, 容闳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没有忘记中国是自己的故土, 没有忘记学成以后报效自己的祖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他日竟学, 无论何业, 将择其最有益于中

[收稿日期] 2003-12-20

[作者简介] 章开沅(1926—), 男, 浙江湖州人,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 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国者为之。纵政府不用,不必遂大有为,或亦不难造一新形势。”^{[3] (P86)}而在大学四年级尚未毕业时,容闳“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4] (P89)}。

这绝不是容闳事后美化自己,而是如实地回顾了留美期间的心路历程。耶鲁大学 1854 年毕业赠言上那些流露真情的文字^①,可以与上述事后的回顾相印证。

有一位名为 T. W. Cattin 的级友临别赠言说:“亲爱的闳:我深信,当你回到世界彼端你的故乡时,我们在这所大学的结交将溶入你的记忆。我向你保证,我决不会忘记我的中国级友,你那深藏内心的热情,对我们文学的癖爱,以及对自己祖国的奉献与深深关切,都早已为我们所习知和感受。……你曾向我谈过许多有关你的祖国的情况,以及你对她的希望和怀念。我把这些事情铭记心中,理解你的精力与运作,企盼获知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

另一位姓 Smith 的级友,在赠言的上端引用了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话语:“吾敌已崩溃,胜利将映辉。”(Our enemies have fallen, but Victory shall glow)并赠言说:“愿你回归天朝时,将发现她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而你参与获致推翻压迫的胜利。”

还有一位名为 Robert E. Taylor 的同学则充满深情地赠言:“我有理由常常想起你,因为你有善良的心灵与善良的感情。我希望你为自己展布的生命之线不要过于炽热。当我遐思我的级友好运时,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将因为知道你,我的亲爱的闳,曾经分担这件光荣工作,而更为增强。愿上帝保佑你,成功与你相随。”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容闳给级友赠言的浓郁的东方色调,其中许多都是中国人当时惯用的格言,如“和为贵”;“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有志者事竟成”等。此外,还有两首小诗,其中一首是:“善似青松恶似花,如今眼前不见他。有朝一日霜雪下,自见青松不见花”。容闳还为自己的处

女诗作注明:“中文诗歌为平民所作,这是一个中国土著与耶鲁大学高班生”。这些题词的正文大多以毛笔正楷书写,笔画尚称工整,可见留美多年并未中辍书法练习。题词下面则附有英语译文,亦大多能反映原意,可见在运用英语能力方面已有很大提高。

容闳虽然是孤身独处异域,但终究是在这样友爱的环境与氛围中度过四年大学生活,这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他的言行举止或多或少折射在这些潦草零乱的临别赠言之中。读了这些稚嫩然而真诚的言词,我们对容闳回国之后的种种努力,如经商,如兴学,如变法,如革命,如流亡,将可增添若干新的诠释。因此,我至今仍然认为:“我们不宜把年轻的容闳看成一张可供任意涂抹西方油画的白纸,实际上他仿佛是一个在西方文化氛围中习画的东方艺徒,虽以西方油画为主,但却悄悄融入中国画的技法与意境。他把西方基督教的使命感及奉献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回报祖国结合起来;又把西方近代化以个性为基础的 ambition(雄心而非野心),与中国古代经典所提倡的大丈夫气概贯通起来。因此,他留学美国的起因与归宿都是以近代西学改造中国,而不是纯粹归化于西方。”^{[3] (P575-576)}

但是,以当时中国人的陈旧眼光来看,容闳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完全西化的黄皮肤的“洋鬼子”。他的身躯虽然已经回到祖国,但却感到是进入一个似曾相识而又颇为陌生的世界。他发觉自己还必须在文化上重新回归,才易于得到同胞的认同与故土的接纳。因此,他不仅更换穿着,而且尊重乡俗与母命立即剃掉胡须,还努力补习中文与粤语,以求恢复中国人的形象。不过,容闳的回归与事业的进展,毕竟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与坎坷。

起初他曾想在香港谋求立足,但因受到当地英国律师的合力排拒,于是愤而回到内地最为开化的上海。他先是在海关当翻译,继而在洋行任职员,谈不上什么雄图大略,无非是谋求生活自立的支撑点而已。直至相继会见洪仁玕与投奔曾国藩,才称得上是寻求灌输、移植“西方之学术”的依托力量。从 1863 年到 1912 年,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容闳先生为中国做了四件大事:协助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此其一;倡导并率领幼童赴美留学,此其二;参与维新变法,此其三;促进革命运

① 耶鲁大学 1854 级档案,收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档案部。以下引文均据此档案缩微胶卷,不一一另注。

动,此其四。这四件事都是开风气之先,都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才干,才能在专制高压、封闭守旧的社会环境中有所成就。而无论是戊戌以前努力推动清朝自强变法,还是戊戌以后转而谋求推翻帝制并建立民主共和国,容闳都是对祖国一往情深,竭尽自己的心血与智慧,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自由、幸福。

即使是在长期羁旅美国的晚年,容闳也是身在异域而心在故土。孙中山把容闳视为志同道合的前辈,并且深深理解他内心的苦衷与隐秘。1912年2月2日,容闳向刚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函祝贺。孙在复信中深情地说:“值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乃仆生平所抱之目的将达之际,遥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起舞。然发先生其所以羁留至此之源,想亦因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达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亡异域。同病相怜,非仅为先生已也。”^{[4](P144)}孙中山热情恳请容闳归国,参与创建民国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从容闳的生平抱负与思想径路来看,当时他未尝没有想落叶归根,为共和国的创立与建设尽心尽力。但他毕竟已是84岁高龄,与孙中山通信不过两个月之后,就病逝于美国康州首府哈特福德寓所。

辛亥革命的先驱谢缵泰曾经不无遗憾地说:“容闳博士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深深热爱祖国,晚年切望回国,为祖国效劳。我们要说,容闳博士生不逢辰。”

二、容闳也未曾落地生根

容闳最终未能落叶归根,但他似乎也没有决意在美国落地生根。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他已经完全具备落地生根的主客观条件。早在1878年,吐依曲尔牧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发表演讲时,对于这个问题曾有详细的论析:“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事实上,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而且,由于他的事业引起人们的兴趣,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倒像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而且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去做的事情。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在哪里(指美国,作

者注)呆过,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回去的想法就是去异乡流浪的想法。他非常想留在美国。但是他说,这时《圣经》有条经文,就像上帝的声音似的在他耳边萦绕盘旋。那条经文说道:‘不论是谁,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作打算,他就是否定基督教,比异教徒更坏。’在容闳的心中,‘自己’、‘自家’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这条经文得胜了。他活像是从整个民族中选拔出来领受这份恩泽似的,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图私自利。所以,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5](P7-8)}

由于西方历史文化的背景,吐依曲尔牧师自然侧重于追寻上帝召唤的声音,而已有基督信仰的容闳内心产生对于相关经文的回应亦属可以理解。但从耶鲁藏档的相关函件与1854级赠言簿来考察,对于容闳而言,对于故乡与亲人(特别是母亲)的思念,以及海外赤子的拳拳报国之心,似乎是促使容闳毅然回归的更重要的驱动力。因为基督教教义中的救赎一词自有其特定含义,主要是指对于人的灵魂的挽救(赎罪),与报效国家、孝敬父母等中国传统世俗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容闳实际上是以东方的诠释附会了《圣经》的话语。

我认为,应该从当时一般旅美华人的心态来增进对容闳去留取向的理解。在19世纪50年代,检运美国各地侨胞遗骸回归故土事务,改由原籍各邑善堂负责,如南海福荫堂创立于咸丰五年(1855),番禺昌后堂创建于咸丰八年(1858),顺德行安堂亦创立于此年,各堂检运工作大约是每10年进行一次。兹以咸丰五年《代同邑故友倡捐运枢回粤小引》一文为例,内称:“中怀不得已之情,有梦空回故里;外迫无如何之势,频年久滞他邦。……如斯不遂初心,早丧诚然可悯;似此皆由正道,捐生实属堪悲。”“只因遗体未附祖茔,是以羁魄难绵血食;从此望乡台上,恒多无主孤魂。泣红亭边,不少寻亲孝女,独恨茫茫江水,难寻一苇之航;叠叠云山,焉得双轮可御?泣旅魂于塞上骷髅,望眼欲穿;留怨魄于天边骨肉,亲情尽断。伏望同里大义,共举良图,能归白骨于故乡,用妥生灵于逆旅。”^{[6](P250)}此外,1883年10月13日三藩市《华西申报》还刊有南海戴鸿惠撰写的《劝归联(并序)》,联语有:“这一条路远八千,岂堪久住番邦,候补此方土地;有几何人生七十,若不早还故里,依靠哪个乡亲?……岂止十万众出洋,纵使富

或有人,到底抱恨终天;至多五六成返里,与其魂
羁异域,无如早日回头。”^{[6] (P291)} 这些质朴话语都
感人至深。

对于这些历史陈迹,我还有亲身体验。1998
年7月,我与妻子、女儿前往美国西部开发的一处
历史遗址——爱达荷城考察。这里依然保持着
19世纪中叶古色古香的风貌,据工作人员介绍,
19世纪60年代初只有12人进入此处深山老林
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2万余人的繁荣市镇,其中
华人占多数,爱尔兰人居其次。市镇西北角小山
上有先驱者坟场,文献记载有3000多人安葬于
此,现时尚能辨认碑文的墓穴尚有300余座。当
地人没有忘记华人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功勋,在茂
密的苍松翠柏中保留着华人墓地。但墓中已无任
何尸骨,因为全部被同乡陆续检拾运回故土。我
们凭吊时已近薄暮,残阳如血,松涛汹涌,游人尽
已散去,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伫立在这空空荡荡
的墓地之前。不觉又复吟那篇感人至深的《小
引》:“闻解缆,则父母牵衣;说扬帆,则妻儿陨涕,
嘱子千言保重,怜夫万种叮咛。含悲不使亲知,毅
然就道;忍泪不为妻堕,强以扬鞭。险逾鳄浪鲸
波,自慰劳中有逸;危历狐丘熊馆,爰思富或由勤。
踏残朔雪严霜,冒尽蛮烟瘴雨。贸易则劳心会计,
采金则竭力晨昏。……”^{[7] (362-363)} 读时内心为之
震撼不已。众多死者,尸骨检运者乃至这篇至情
文字的作者,全都失落了自己的名字!还有谁能
为我们讲述这些离乡背井的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
事?但也幸亏这位佚名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使
我们对于“落叶归根”这四个字有了更为深沉的感
悟。

“落叶归根”可以说是早期旅美华人主流思想
的组成部分。容闳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与生活
境况虽然不同于为数众多的华工与商贩,但他同
样是出身于珠江三角洲的旧式农村,因而也必然
会受到这种农业宗法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过
由于已经接受系统的西方正规教育,他的“落叶
归根”情结因而具有回报国家与社会等新的内涵。
所以他1854年首次回归便剃胡易服,补习汉语并
攻读中国经典,可谓初步实现文化回归。及至
1863年接受曾国藩聘请,便全力参与江南制造局
的筹建。

1864年春,容闳奉命购买机器而重返美国,
并在毕业10年以后回到耶鲁参与同班校友的热

情聚会。其时适逢南北战争,容闳把美国视为第
二祖国,曾经打算服半年义务兵役,“以表忠爱美
国之诚也”。但这无非是由于订购机器尚需6个
月后才能出厂,利用这个空当回报美国社会培育
之恩情,决非谋求在美国图谋安身立命之所。

创办江南制造局乃容闳实现报效国家的“一
种应经之阶段”,推动留美教育才是他“日夕怀思”
的计划中心。1879年冬,容闳被任命为留学事务
监督,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紧张准备,于1872年夏
末率领第一批学生30人再次赴美。最后一批学
生于1875年秋天抵美,不久容闳忽奉命任驻美公
使,但仍兼监督继续管理留美学生,直至1878年
才结束监督事务全部转入使馆工作。1881年120
名留美学生奉命全部返国,容闳亦以出使任满而
回国述职。从1875年到1881年,容闳又在美国
居住6年之久,但完全是以中国官员身份为自己的
政府工作。除做好管理留美学生的本职工作并
督促他们学习中文经典外,而且还向耶鲁大学赠
送《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
《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李太白诗集》乃
至《三国演义》等中国书籍。由于已赠书目业已遗
失,这仅仅是他为耶鲁赠书的一小部分。在1878
年5月3日给卫三畏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到将继续
赠送全套《皇朝历史》(Dynastic Histories,疑指
十七史或二十二史之类),以及一套《大清一统舆
图》^①。

由此可见,在这6年中容闳的所作所为都在
恪尽中国政府官员的职责(包括教育与外交两方面),
其对祖国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在致力
于促进西学东渐以外,还热心推动东学(至少是
中学)西渐。

容闳回国述职以后,由于美籍妻子病重,遂急
忙于1883年春赶回探视。1886年6月爱妻病
故,留有二子,容闳“以严父而兼慈母,心力俱付劬
劳鞠育之中”^{[3] (P171)}。中年丧妻,加以留美教育
计划又“横被摧残”,他自称“为余生最不幸时期”,
但仍然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中国的盛衰安危,尽管
他已不再具有中国政府官员身份。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邀请容闳重
返祖国并入其幕府。容闳毅然就道,宁可把幼子
交给吐依曲尔夫夫妇代为照管。但1895年回到
上海时,中国已经战败并签订屈辱和约,容闳有关
自强新政的建议也未得到张之洞采纳。幸好他有

① 参见耶鲁书档此信及另一封致莱门教授的信。

在北京创建国家银行的策划得到主管财政的翁同龢、张荫桓等人的赞赏与支持；但尚未正式着手就遭到盛宣怀的阻挠与破坏，修建天津至镇江铁路的计划亦告搁浅。容闳深知非改革政治体制并全国推行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遂积极参与维新运动。及至政变失败，容闳亦有涉案嫌疑，“乃出北京，赴上海，托迹租界中”，但并未停止谋求维新的政治活动，俨然成为维新人士的精神领袖之一。继而又迁居香港，“请英人保护”^①，但因无可作为，两年以后再次返回美国。

容闳人生的最后 10 年是在哈德福德故居度过的，并且在经历多次挫折与患难以后，终于决心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以后，容闳未尝不想回应新生共和国的召唤，但是由于年迈体病而难以遂愿。^② 不过临终前他已劝说两个都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儿子觐彤、觐槐归国服务，总算表达他对于建设新中国的热望。

容闳既未能落叶归根，又未曾落地生根。未能落叶归根并非他自己的过错，是当时那个守旧而又腐朽的中国政府，没有容纳这个海外赤子并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最终才使他报国无门；未能落地生根，则是由于他始终眷恋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也许哈特福德那块墓碑上所雕刻的那个中文“容”字，正象征着他那颗永远期盼的东归之心。

三、历史与现实——“海归”与“归海”

落叶归根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叶子落下来往往散布在树根周围，而腐化以后又被根部吸收成为树干和树叶的营养。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对树根的依恋，也是对母体的回报，所以被借喻为在故土寻求归宿。

其实动物也有类似归根的习惯，生物学称之为返回性。鸟类如鸽、燕、雁、信天翁等返回性特强，它们能够利用太阳角度和星球分布型态作为导航线索，经过长途迁徙回归原来的栖息地。

人类的回归心理则常常表现为对故乡与往事的眷恋，落叶归根正属于这种心理，而在老年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在农业宗法社会，这种心理又往往与慎终追远、安土重迁等传统观念相结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汉

书·元帝纪》）因此落叶归根的社会学含义，包含着个人对于土地的依附以及对于宗族的归属，亦为当时保持社会持续稳定所必需。

但是，社会总是向前发展变化的，商品的流通与市场的扩大，促使自然经济逐渐分解，这就必然日益扩大了人口流动的幅度。于是便出现与落叶归根相对应的落地生根现象，以及相伴生的“随寓而安”心理。最近我看到清嘉庆丁酉朱珪为《荻溪章氏家乘》所作序，就把“随地占籍”或“随寓占籍”，理解为就是逐渐淡化对于宗族古老世系的追溯，特别是淡化对于远古辉煌氏族的攀附，而以后世迁居地为籍贯，并且以最先迁居该地之先人为一世祖。荻溪以水域宽阔芦苇丛生得名，可是想见当初（约 400 多年以前）必定多为荒芜之地。荻溪章氏清末民初虽成当地望族，但最先迁入此地的一世、二世两位章先生连自己的姓名和生卒年月都没有留下来；三世、四世虽然留下名字，但生卒年月也无从查考。他们与北美大陆那些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移民先驱者颇为相似，浙江地少人多，商品经济发达，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外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并非那么安土重迁，而有冒险犯难开拓进取的移民精神。起初是向国内其他地区移民，及至 19 世纪中叶以后更大举向海外各地移民，其盛况与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出外谋生者大同小异。

我在 10 多年前即已指出：“中国农业宗法社会延续甚久，安土重迁思想根深蒂固，落叶归根观念也就深入人心。现今人们对落叶归根一词仍有执著的偏爱，但却往往忽略了另外一面，即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的移民精神。落叶归根的心态与感情固然应该给以理解与尊重，然而落地生根的开拓创业精神也未尝没有自己的价值。而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判断，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勇于在外省、外域落地生根的‘移民精神’中吸取一些有益的影响。”^{[8] (376)} 在全球化大潮汹涌而至的今天，这些话似乎已经了无新意，然而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部分留美学生中却是热烈讨论的话题。从年轻人的爽直话语中，是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不仅是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而且关系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传统的落叶归根观念虽然已经明显淡化，然而仍然在内省的道德天平

① 以上引文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戊戌改变记》。

② 容闳在 1911 年 12 月给谢缵泰的信中表示：“如果健康允许，你将发现我很快会回国，纵然不能去同敌人战斗，也可以提点公众利益有益的建议。”原件藏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上具有相当重量；落地生根当时虽然更具吸引力，但或多或少总会引起与爱国主义疏离的联想。1991年早春那次留美学生年会，由于有中国驻美使馆人员列席，加上还有个别美籍华裔资深教授慷慨陈词，敦促留美学生理应学成归国服务，所以年轻人也未能畅所欲言，而只能从我的讲演中寻求某些可以化解内心困惑的潜台词。但是就连我这样含蓄的词语在当时国人看来也不免有些孟浪，有位使馆官员会后好心地对我说：“这些话只有你们学者可以说，我们是不好说的。”其实据我所知，他们对过时的出国留学人员政策及所反映出的某些陈旧观念也不满意，而且正在积极通过调查研究提出革新建议。

时间过得真快，形势变化更快。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社会环境的逐步改善，同时也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难以复苏，留学生回归服务者已经与日俱增，乃至现今“海归”一词已逐渐失去昔日光辉，而且亦不无求职难之叹。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一般出国人员来说，“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逐渐更加淡化了政治与伦理的含义，而更多侧重于个人功利主义的取向。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趋势。我们既参与世界贸易体系，便必然要接受包括人才市场在内的市场流通原则，而人才又必然会选择有利于个人智慧发挥的岗位与环境。这种选择的范围早已不限于国内地区与机构，国际之间的人才流动愈来愈成为普遍现象。时至今日，“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的争论似乎已失去原有的意义，但我认为仍能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通过反思而得到启发。

我认为无论是“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或可简称为“海归”与“归海”），对于留学人员来

说都是可取的选择，而关键则在于一个“根”字。要想有“根”首先是自己的成才，不成才则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难以扎根。其次则是必须敬业乐群、适应社会发展与人民福利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正事业有成才能真正扎根乃至生根。如果过分贪图私利的追求，见异思迁，漂泊无定，那正像随风流转的浮萍，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归宿。

其实，落地生根与落叶归根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仍然是这个“根”字。“根”的更深层意义是祖国（或乡土）情结，只要不忘这个根，无论是“海归”还是“归海”，都不会有失落与飘零之感。因为你会觉得有比个人利益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驱策你成才、立业并回报生你养你育你的祖国母亲。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真正的科学家属于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但真正的科学家又大多是热爱故土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既为发展美国科学事业努力工作，也为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尽心尽力。无论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因此也就更加彰显其属于全世界。

我认为，现今中国政府对于出国人员的政策已有很大的调整与进步，这就给“海归”与“归海”两种选择提供了一个宽松而又灵活的选择空间。“海归”并不妨碍必要时“归海”，“归海”亦可适当兼顾“海归”，来去自由，顺其自然，善莫大焉！可以说，现今是留学人员发挥自己作用的大好时机，关键是首先要成为一个有志生根也能够生根的真正人才。

（此文为作者参加2003年12月香港“近代中国留学生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附：

留学生研究是一个朝阳产业

——章开沅教授在闭幕式上的讲话

这个会开得很好，内容很丰富，观点很精彩。因为时间原因，我不再复述。明天，我们就要到坟场去了（笑声，指2003年12月19日上午与会代表将集体参观香港的两个墓地，记录人注），我很高兴（大笑）。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年岁大了，快要进坟场了（笑声），而是说我们将看到一种历史，平

常大家不太注意的历史。我在国外就喜欢看坟场，坟场就是一部历史。坟场也是充满生命力的，例如我们明天将参观的坟场里，就有两个前辈，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位是许地山先生。他们虽然死了，活的躯体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的思想、精神并未消失，仍然活着。他们都是留学生，都值得我们研究。

可以说，留学生研究是一个朝阳产业，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学术事业。从留学史来看，中国的留学运动虽然只有一百多年，但现在依然在发展，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从学术研究来讲，今天的

会是研究中国留学生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而不是有关中国留学生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因为第一次在徐州师范大学已经召开过了。如果我不讲这一点,徐州师范大学的同志就坐在下面,他们也会有意见。那一次会议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听说开得不错,几家媒体都有报道。不过我相信,这一次会议的规模更大,很多重量级的专家都在这里。因此,这个会开得很成功,但是如果这个会

再开两天,我可能就要转行了(笑声),因为近几年我花在这个问题上的时间比较少,可讲的内容不多。几年前我向辛亥革命研究会告别,两年前我又向张骞研究会告别,下面,我的事就是集中精力和时间研究中国的基督教。

祝大家在研究中国留学生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谢谢大家(掌声)。(周棉记录整理,题目为记录人所加)

[参 考 文 献]

- [1] 顾长声. 从玛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2] 容闳. 西学东渐记·自序[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3] 章开沅. 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A].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C].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4]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6] 区宠赐. 旅美三邑会馆简史(1850—1874)[M]. 三藩市旅美三邑总会馆,1975.
- [7] 章开沅. 鸿爪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8] 章开沅. 辛亥前后史事论丛[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Falling Leaves Settle on the Roots and Life Plant

——Rong Hong and His Study in America

Zhang Kai-yuan

(History Department,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bei, Wuhan)

Key Words: Rong Hong; Study in America; falling leaves; life plant

Abstract: Rong Hong, a true patriot, has a strong feeling of falling leaves on the roots, but fails to have his will fulfilled because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Nevertheless, it is because of his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the earth and people of his motherland that he cannot be a life pla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velopment, the dispute of falling leaves and life plant has lost its original meaning, but we can still get some inspiration from it by introspection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the reality.

[责任编辑:周 棉]